

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(24/05/31)

白話文與粵文字

中國語文的教學與學習，有一個不受注意但是影響很大的因素：語言景觀（language landscape）。語言景觀，是關於人們社會生活的語言環境；景觀 - 主要看文字。

筆者在1989年參與世界銀行一個項目的前期研究，當時中國政府選了兩個所謂“窮省”，貴州與陝西。別的不說，論掃盲，兩個省就有天淵之別。陝西有悠長的文化歷史，就算是貧窮的村落，包括窯洞，家家戶戶門口都有對聯，人們對文字，毫不陌生。轉看貴州，當時看的都是苗寨，方圓幾十里，幾乎看不到文字，因此掃盲相當困難；很多婦女，成功掃盲以後，很快又“復盲”了；難怪，他們的社會生活裡面，沒有文字，也用不上文字。當然，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但這說明，語言文字，是在使用中存活與發展的。人們如何使用語言文字，就形成了本身社會的語言景觀，又反過來影響語言文字的進一步發展。

當年筆者在語常會工作，曾經嘗試做一個香港的語言景觀研究，不大成功。如今上網查看，“置頂”的是城市大學的李彬教授，對香港的語境有研究，急不及待走訪。李教授在教學過程中，讓學生收集了很多香港周圍文字的照片，估計有幾百張，是一個很難得的數據庫。論語言，香港是大熔爐，粵語是主流，但很多人都說著自己的方

言 - 福建話、客家話、潮州話，早年還有上海話 - 再加上普通話。的確，也有韓語、菲律賓達卡洛、印尼語，還有南亞的烏都語。回歸以後，來自歐洲非英語國家的人也多了，在路上常能聽到法語、西班牙語、德語，甚至俄語，…；近年又多了不少來自東歐的居民。

文字景觀 外人興嘆

然而，論文字，香港的語言景觀看來毫不多元化。本欄多次提過，最頻繁的交通工具 - 地鐵 - 站裡的廣告，絕大部分都是中文的，即使有英文，也是難以看到的一行小字。請各位讀者在地鐵站左右望一望，假設自己是外國人，也許就根本不知道那些廣告在講什麼。與這個自稱的國際都市，極不相稱。那感覺，就有點像到了韓國，既看不懂，也不像到了歐洲可以拼讀出來。

不止如此，就算是中文，相當一大部分是粵語口語的中文（姑且稱為粵文字）。就連來自其他華人社會的遊客，都看不懂。現在大聲疾呼要吸引遊客，有沒有想到，我們的語言景觀，對遊客是很不友善的。現在連地鐵的文字呼籲、警示、勸告，都是粵文字。幸虧地鐵廣播，還是三語並行，遊客可以稍為知道自己的處境。

關於粵文字，需要多說幾句，因為它的使用愈來愈廣泛。粵語是香港的主流口語，那是一個會延續下去的趨勢，而且因為沒有文字的束縛，香港的粵語口語有其獨特的語言特色，而且其鏗鏘跌宕的旋律性音節，很少方言可以比擬。（最近一件趣事，在四川峨眉山觀劇之後，有香港朋友停下來朗讀牆上的古詩，竟有路過的要求錄音，說“難得的好聽！”）但是也正因如此，化成為有香港人才使用的粵文

字，其他地方的華人就無法看懂。但是粵文字已經變成香港通用的文字，在日常使用中，尤其在手機平台的溝通，逐漸取代華人都看得懂的白話文。

粵式文字 自陷孤島

前幾年，有政治動機者，以推動粵文字作為香港“獨立”的入手點。但是如今，粵文字的廣泛使用，卻並非由於政治原因，也因而無法靠“政治正確”來改變。因為使用者並沒有政治意圖，因為也符合“我手寫我心”的文字規律。但如此下去，香港將變成一個文字的孤島，整個城市就會失去了與其他華人溝通的能力。

這裡有一個矛盾，需要用專業的力量去解決。多年前，不少學校，尤其是小學，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，簡稱“普教中”。這裡面有專業的道理，因為普通話與中文的白話文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在中國內地的其他地方，甚至其他華人社會，學中文都是用普通話，或稱華語、國語，那是標準的中文，也就是白話文的口語。因此在其他華人社會，文字的閱讀與寫作，都只會是普通話。比如說上海，滬語在社會上很強勢，但是任何場合，閱讀與書寫，一定是普通話；根本就無法用滬語來讀與寫。

香港卻不一樣。筆者從小在香港的教育系統長大，都是用粵音讀白話文。看報紙、看文件、看書信，甚至詩詞歌賦，讀的都是粵音。過去，在香港長大的人，都是用粵音讀文字，也是用粵音寫白話文。這種文字習慣，問諸筆者的香港朋友，都是很自然而不自覺。於是出現了香港獨有的語文現象：口講“我哋嘅，…” ，非常順暢地寫成“我

們的…”，但卻是粵音讀“ngo moon dick”，而不是普通話的“wo men de”。實際的情形是，只懂得粵語，也可以寫白話文。這在其他方言是不會有的。香港出過不少本地“土產”的作家，只會說粵語，但是可以寫很好的白話文作品。也可以說，粵語發音的白話文，是香港的特產。

白話粵字 能否共存

香港的報紙，以往是很嚴格的白話文。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報紙也出現了粵文字。首先出現的是粵語化的白話文，出現了粵語的詞句。例如“下去”變成“落去”，“走路”變成“行路”，不過其他地方的華人還能看得懂。

跟著是出現粵語獨有的詞句。例如“買餸”、“戲飛”、“埋站”、“企立”、“真係”、…。因為與粵語口語一致，寫成文字就假設讀者都明白，卻忘記了其他華人會看不懂。

後來的發展，就愈來愈“粵化”。… 一直到現在，出現在手機的——“你依家喺邊度？”，“你係唔係行緊去灣仔？”，“唔通真係黐咗佢咩？”——已是司空見慣，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份。進一步就是到處可見的政府通告：“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”！

這有什麼不好？不是說“我手寫我心”嗎？況且，很多香港人用的粵文字，其實古已有之——例如“睇”，《楚辭》就有，意思是“斜視”或者“小視”（見《辭海》）；“佢”，古詩裡面就有用“渠”，通“他”，代表“他”；…。筆者所知有限，專家肯定還可

以找出許多。再加上不少人認為唐詩接近粵韻。所以粵文字的存在，就更加言之成理。

但是從教育的角度看，假如粵文字變成香港主流的文字，尤其在學生的使用中泛濫，就會排斥了他們學習華人社會通用的白話文。香港就會變成文字的孤島。

“普教中”是其中一個出路，讓普通話的口語來塑造文字的小範圍語言環境，以達到口語與文字的統一，學生寫作用白話文就比較自然流暢。代價是學生將不懂得用粵語讀與寫，粵語會逐漸成為純粹的口語，就像滬語、閩南語、…。

也有學者不贊成“普教中”，理由是學生日常用語是粵語，“普教中”就不能自然地“我手寫我心”。若這項立論成立，真正“我手寫我心”的粵文字，只會更加普遍，甚至進入課堂。華人社會通用的白話文，就會在香港逐漸變為小眾知識分子的玩意。

另外一條出路，是維持傳統的方法，加強粵音白話文。這等於說，香港人的書面語，是華人社會通用的白話文，不過仍然用粵音讀和寫，與香港人的粵音口語明顯分開。但是如此，並不能夠減慢減弱粵文字的使用。結果，香港人就要學會兩種書面語，一種是“標準”的白話文，用於比較正規的場合；另一種是反映粵口語的粵文字，用於比較隨意的溝通。這也許是更能反映香港現實的出路。

時代變了，教育只會變得愈來愈複雜。